

海外中国
研究丛书

刘 东 主编

A CHINESE VILLAGE

一个中国村庄

山东台头

Taitou, Shantung Province

杨懋春 著

张 雄

沈 炜 译

秦美珠

▲ 江苏人民出版社

海外中国
研究丛书

刘东主编

A CHINESE VILLAGE

一个中国村庄

山东台头

Taitou, Shantung Province

杨懋春 著
沈炜雄 译
秦美珠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杨懋春著;张雄,沈
炜,秦美珠译.一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6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ISBN 978-7-214-08287-9

I. ①一… II. ①杨… ②张… ③沈… ④秦… III.
①农村社会学—研究—胶县 IV. ①D69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11169 号

书 名 一个中国村庄

著 者 杨懋春

译 者 张 雄 沈 炜 秦美珠

责 任 编 辑 杨全强 沈 亮

装 帧 设 计 陈 翌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集 团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邮编:210009

集 团 网 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book-wind.com>
<http://jsrmcbs.tmall.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60 毫米×1 304 毫米 1/32

印 张 8.75 插页 2

字 数 225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6 月第 2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214-08287-9

定 价 24.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序“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中国曾经遗忘过世界,但世界却并未因此而遗忘中国。令人嗟讶的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就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各国的中国研究却得到了越来越富于成果的发展。而到了中国门户重开的今天,这种发展就把国内学界逼到了如此的窘境:我们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不仅必须向国内读者译介海外的西学,还必须向他们系统地介绍海外的中学。

这套书不可避免地会加深我们150年以来一直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因为单是它的学术水准也足以提醒我们,中国文明在现时代所面对的绝不再是某个粗蛮不文的、很快就将被自己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一个高度发展了的、必将对自己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可正因为这样,借别人的眼光去获得自知之明,又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历史使命,因为只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去透过强烈的反差反观自身,中华文明就找不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

当然,既是本着这样的目的,我们就不能只从各家学说中筛选那些我们可以或者乐于接受的东西,否则我们的“筛子”本身就可能使读者失去选择、挑剔和批判的广阔天地。我们的译介毕竟还只是初步的尝试,而我们所努力去做的,毕竟也只是和读者一起去反复思索这些奉献给大家的东西。

刘 东

1988年秋于北京西八间房

内容提要

本书是关于中国最古老农业区一个典型村庄全面而详尽的研究。这个村庄是作者的家乡，凭着对那里人们生活的熟悉和公正，作者写出了这本书。家庭生活、村内冲突、庄稼种植和孩子游戏只是他所描写的乡村生活诸多内容中的几个方面。本书是切近理解和科学精确的完善结合，是第一本把中国乡村生活各方面总合起来加以完全贯通和透彻理解地描述的书。该书和早它出版的《江村经济》（费孝通著）、《金翼》（林耀华著）以及晚它出版的《祖荫下》（许烺光著）并列为早期中国人类学的里程碑作品。

译者序言

本书是杨懋春教授 1945 年对中国山东台头村所作的社区研究。社区研究是本世纪初崛起的文化人类学研究新方法。它把一个相对独立的社区作为有机的整体,通过揭示社区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关系,从整体上把握和理解此社区中人们的生活、思想和感情。

台头村是杨懋春先生出生、成长的地方,他对这个地区人们的生活、思想和感情极为熟悉,同时他又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接受了严格的文化人类学的学科训练。他的描述既有科学的客观性又不乏深厚的感情。作者的目的是“要描绘出一幅整合的总体的画面”,所以他没有把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方面——经济、社会、政治、宗教、教育——分别详加描述,而是以初级群体(即家庭)中个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为起点,然后扩展到次级群体(村庄)中初级群体(家庭)之间的相互关系,最后再扩展到一个大地区(乡镇)中次级群体之间的相互关系。正如作者所希望的,“如此描绘的生活画面尽可能保持其完整性”,从而使“台头村这个乡村社区在文化中被读者理解”。

该书出版后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一定影响,当年就得以再版,并被许多大学相关科系列为必读参考书。作者的导师、美国哥伦比亚

大学人类学系主任、著名人类学家林顿(Ralph Linton)教授亲自为之撰写了序言,并给予了高度评价。林顿认为该书是有关中国乡村最成功的研究之一,代表了“社区研究”的某种趋势,即本土人类学时代的来临。

该书和早它出版的《江村经济》(费孝通著)、《金翼》(林耀华著)以及晚它出版的《祖荫下》(许烺光著)并列为早期中国人类学的里程碑作品。近十几年来,《江村经济》、《祖荫下》先后翻译出版,而这本同样曾为中国学术争得声誉的著作一直没有译本,使国内广大读者无缘得见,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现在我们不揣愚陋,迻译这部著作,望为中国学术的积累出一份力。

杨先生进行这项研究时,中国乡村正处于在战争废墟上全面恢复和重建的时候。杨先生希望通过他的研究能真正了解中国农民的境遇,使中国乡村复兴运动更加健康顺利地发展。当此了解国情的呼声日高,实证研究方兴未艾之时,介绍这样一部关于中国乡村社区研究的经典之作,也有其现实意义。

本书序言、作者前言、导言及第一至九章由张雄翻译,第十至十七章由沈炜翻译,附录及索引由秦美珠翻译。

张雄

2000.10.1

社区研究的兴起,是社会研究发展中最重要现象之一。这种研究顺应了现代科学中明显表现出来的某些总体趋势。科学研究多少是从人为分离的现象开始的,即离开现象所处的背景对现象进行孤立的研究。然而,越来越明显,处于不同结构中的现象类型和功能关系,不能通过这种分离的方式来揭示。随着现象所整合成的结构的复杂性的增加,揭示处于不同结构中的现象类型和功能关系的重要性也不断增加。在社会学、人类学,至少是人格心理学所必须涉及的社会情境(social situation)中,这种重要性达到了顶峰。社区研究坦率地承认从总体上研究社会情境的必要性,它对纯科学和实用科学的发展具有同样的贡献。没有任何其他类型的研究,能像社区研究那样揭示出影响社区和其中的个人生活的多重因素之间的关系。社区研究也提供了对个体需要和愿望的深刻理解。没有这种理解,任何有计划的变革都不可能成功。

怎样研究和描述一个社区的生活?这本没有什么固定的框架。随着我们对被观察和记录的广阔现象领域的认识逐步提高,几年前还很适用的一套社区研究方法,今天已无法解答我们提出的许多问

题。大部分早期的社区研究主要是计量的,目的在于获得某些数据,使研究者很容易进行数据统计处理。这些数据告诉我们村庄在某个时期有多少台洗衣机、多少所教堂以及属于每所教堂的村民的人数。尽管这些数据是有价值的,但现代社会科学家对揭示洗衣机和教堂怎样整合进社区生活以及人们对它们的看法方面的兴趣正越来越浓。

vi 如果社会科学家涉足的是美国甚或西欧的社区,在这些方面的知识缺乏,部分可由共同理解的背景来弥补。即使缺乏具体资料,人们也会自然而然地理解许多事情。然而如果他试图涉足的社区的文化与我们的文化有本质的差异,则几乎就没有什么事情是可以自然而然地理解的。虽然我们可以肯定人类动机中有共性的东西,但這些共性太一般化了,在理解具体情境时不能提供太多的帮助。在这些一般化的因素和社区成员的公开行为特征之间存在着一个观念与态度的领域,正是这些隐蔽的文化因素给公开的行为提供了社会意义。没有这方面的知识,许多行为将无法理解。

如何深入异域文化中的隐蔽层面?这一直是调查者所面临的最大难题之一。因为任何社会的大多数态度都是在无意识层面上运作的,无法通过直接提问的方式来获得。甚至在社区成员抱着完全友好和合作态度的情况下,他们也无法告诉调查者许多事情,只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想过这些问题。调查者不得不自己去发现。要成功地进行研究,他不仅必须对这种语言有深入的了解,而且还必须对他的研究对象有真正的同情和超乎寻常的敏锐。他必须有能力看到事情的情感领域,而且能够理解许多没有说出的东西。遗憾的是,这种感情能否通过学习或受教育获得还是个问题。至少获得这种感情比学会一种陌生的语言或学会记录社区组织和活动的技巧要困难得多。

大多数美国社会科学家已充分意识到了这些困难。他们知道,获得一种文化的切近知识的最佳途径,是而且永远是在这种文化中被养育成长。于是他们越来越多地求助于在非欧文化中出生和成长

的那些人,通过他们的帮助来理解这些文化。这些非欧人士获得社区研究所必需的科学技巧,比外来人获得社区的一整套知识要容易得多。而缺乏这些知识,纯粹的技巧是没有任何价值的。当然,任何想描述他自己所在社区的生活的人都必须采用更客观的方式。而那些在欧洲科学方法的运用中学会实际技能的非欧人士,都能发展出这种客观性。任何切近地参与两种文化的人,都处于更加清晰地观察这两种文化的位置。文化的每一个不同之处,都会使原来处于无意识状态的态度和价值进入意识领域。“边缘人”不仅把他们的文化解释给我们,而且也向我们解释我们的文化。可以肯定地预言,对社会科学最有价值的贡献,将来自那些由于双重文化参与,从而能无偏颇地获得事实和理论体系的科学家。 vii

眼前这本书表明了切近的知识和科学训练的结合是多么幸运。虽然这项研究不是此类研究中最早的,但我认为是最成功的研究之一。杨博士对他的村庄的熟悉程度不亚于当地村民,又能用科学的无偏颇的态度进行研究。他的描述既准确又充满感情,社会科学家和一般读者都会感兴趣。人们读完这本书会有这样的感觉:这是一些真实的人,一些和我们非常相似的人。

拉尔夫·林顿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

当乡村复兴运动在国家重建计划中越来越重要时,政治家、经济学家和社会领导者逐渐认识到,对中国过去和现存的乡村生活进行科学和全面的研究是推进这一运动的基础。这类研究有助于消除自运动一开始就出现的大量浪费和无效,而且还能够防止重大的失误。

当前世界形势是国家之间的交往日趋密切。目光远大的政治家和人文研究者认识到相互交往的基础是各国文化的相互理解。我们高兴地看到,在过去半个世纪中,中国很荣幸地被众多西方学者从文化角度进行研究。本书是这些项目中的一小部分。作者希望这项工作能有助于中美两国之间的文化沟通。

选择台头村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作者在那里出生并在那里长大,高中以前一直生活在那里。直到最近几年,他每年还至少回村一次,暂住五天到几个月不等。他一直和台头村的亲属保持着联系,所以他知道村庄里的日常生活和偶发的重大事件。这项研究是对作者本人所见、所闻、所经验的事实的记录。

这类研究中碰到的最大问题是怎样选择最好的叙述方法。通常的做法是选择社区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方面——经济、社会、政治、宗教、

教育——分别详加描述。更好一些的方法似乎是从描述初级群体开始,一直扩展到社会领域。从动态观点看,社会就是由初级群体中个体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较大组织的群体之间的复杂关系构成的。社会以及个体的实际生活就像一条河,从源头开始,流向较大水面。这也是一个扩散和辐射的过程,离最初的源头越远,联系越松散。研究乡村社会生活的一个有效途径是以初级群体中个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为起点,然后扩展到次级群体中初级群体之间的相互关系,最后扩展到一个大地区中次级群体之间的相互关系。选择这一途径主要考虑到,每个地区的生活必须以整体方式而不是以分散的片断的方式来叙述。

我们发现在台头村,家庭是初级群体。在大家庭中确实可能有两三个基本小单位,比如已婚儿子与其妻子和孩子,他们在家庭中构成一个排他的群体。但只要所有成员生活在同一屋檐下,一起工作和吃饭,家庭就是一个统一的初级群体。

村庄是次级群体。在家庭和村庄之间,存在着各种过渡性的集团——宗族、邻里、以相似的社会或经济地位为基础或以学校为基础的家庭联合以及宗教团体。村庄之外是集镇,它以松散但明显的联系把所有村庄都结合起来。集镇代表着一个大地区,在集镇与村庄之间的过渡性纽带是小村庄结成的群体,以及分散在两三个邻近村庄的同宗家庭结成的群体。这些群体内部的联系往往不同于其他种类群体内部的联系,不可忽视。

以上述方法和发现为基础,这一研究安排如下:首先描述自然环境、社会类型、社区中的人、人们的谋生手段以及生活水平,这样读者首先看到的是作为静态社区的村庄。然而,社会生活的基础是家庭中个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为了解释中国式家庭的类型,我从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经济和礼仪活动、幼儿的抚育和训练、老人的赡养以及婚姻的意义等方面描述了台头村一个典型的农民家庭。

在讨论村民的生活水平时,我们的方法是描述人们在一年内实

际所吃食物的种类以及他们怎样准备一日三餐。我们也注意到食物消费方面的主要风俗,以及与家庭餐食类型相关的社会分层。因为这些方面还没有用纯经济的观点分析过,所以在图表或曲线,换句话,在统计资料中找不到。

在家庭之外,生活扩展到村庄,所以接下来就得描述村庄生活。显然与家庭生活相比,这部分所研究的村庄生活的重要性要小得多。尽管村庄是个有它自己的统一生活的单位,还有正式的村庄领导,但在村庄组织内还有较小的群体。因此这本书随后的部分就得涉及村庄组织、邻里活动、村外联合、村内冲突和村庄领导。因为宗族组织经常对个人和家族产生重大作用,所以需要花一些篇幅来研究它的形式和活动。

村庄以外的乡村生活主要是村庄与集镇的联系,以及村庄与同一个集镇范围内的邻村的联系。因为作者的目的是要描绘出一幅整合的总体画面,所以没有把这些联系分割成经济、社会、政治、宗教或教育等各部分。

在结论部分,本书也简略地提到了村庄直接与集镇范围外地区的联系,尤其强调最近发展起来的与青岛的联系。

作者相信描绘出乡村社区日常生活的结构轮廓是可能的。为了使画面真实,本研究从一个在此社区长大并经历了所描述的大部分社区生活的参与者的视角进行描述,以一个村中少年的故事为结尾。作者相信本研究所用的资料是可靠的,所描述的生活画面尽可能保持其完整性。作者希望台头村这个乡村社区在文化上能被读者理解。

然而,本书的数据,除引自出版的书籍和发表的文章的那些以外,不能要求统计上的精确性,而且所有资料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的准确。这很令人遗憾,但也无可奈何,因为作者是在远离村子几千英里的地方,完全凭记忆进行写作的。

可以预料,对本书描述的经济和社会背景,那些通过各种途径熟悉中国农村的人士可能会有不同意见。有人可能觉得这幅画面描绘

xii 得太理想化了,有人可能会指责作者对地主、高利贷者和狡诈的乡绅太宽容了。但不管怎样批评,我们首先必须承认一个事实:一个人不可能在一项研究中遍及中国的所有部分。中国如此之大,而且由于交通和通讯的不发达,从一地到另一地的生存环境是如此多样,在中国南方观察到的可能完全不同于中国北方。即使在同—个省份,不同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差异也极大。因此,人们不能作出这样的假定:因为虐待存在于中国的某些地方,在台头村也必然存在;如果一些村子生活是暗淡的,那么台头村也必须这样。读者尽可放心,作者已尽了最大努力免受重大偏见的影响,不会有意夸大文化中的某一因素,也不会隐瞒另一因素。作者尽了最大努力保存事物过去与现在的本来面目,也尽量采用大多数村民赞同的方式来解释一切。当然,作者不可避免地会把他本人的看法带进他的作品。

这项研究得以进行是由于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其系主任是拉尔夫·林顿教授)的善意倡议。林顿教授不仅指导了整个研究,而且几次耐心阅读手稿,提出了许多极有价值的建议。他的真诚欣赏给了作者很大的鼓励,也促成了这项工作的完成。

我也要感谢利昂娜·斯坦伯格小姐。她在整个工作期间提供了大量帮助,校订了手稿,并在材料组织方面提出了许多建议。

我还要向研究中提到的那些台头村村民表示歉意和感激。虽然隐去了真实姓名,但由于社区是一个人们相互熟知的地方,而且所描述的生活完全是当代的,所以很容易从书中谈到的个人和家庭辨认出台头村现在的村民。这里必须指出所有引用只是为了科学研究这一单纯的目的,丝毫没有掺杂个人的好恶。

杨懋春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

1945年4月

“免于匮乏的自由”——罗斯福总统当作人类目标列举的四大自由之一——已引起全世界的兴趣。1943年举行的有关食物和农业问题的温泉城会议毫不含糊地确认了如下事实：食物是人类健康和幸福的基础；只有农业的科学应用发生重大转变，世界人口的食物供应才会更充分。科学带来了一个更美好世界的希望，这一希望不断激起中国、印度和其他人口大国发展科学、高产农业的兴趣。越来越多的领导者从这些国家和世界其他地区来到美国学习农业方面的科学发展。他们的兴趣不仅在于科学本身，更在于科学怎样实际应用于生产和生活。

过去十年，我们在社会科学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我们认识到一门学科的进步必定带动所有其他学科的发展。例如，许多农业领域的实验室和实验成果已被运用到对人类健康这个最大福利的医学研究上。近来，在土壤保护和人类营养这两个领域，我们通过民众教育在推广研究成果方面取得了可观的成绩。我们在推广科学真理上取得的进步，应归功于社会科学的研究、教育普及以及人民教育水平的提高。

如果我们要进一步利用科学发现为人类谋福利,我们就需要进一步了解人们在谋生过程中所使用的方法和手段,他为实现重要目标所采取的组织形式,他已有的生活水准以及想达到的水准,他对谋生手段的看法以及他与外部世界沟通的渠道。我们需要进一步正确评价人们赖以生存的基本价值观念、它的嬗变过程以及在嬗变中起作用的各种力量。

xvi 直到近几年,人们才开始意识到理解“文化”在农业领域的重要性。在异国传教的人士总体上还未充分立足于当地文化,结果忽视了社会科学家提出的许多文化准则。美国人民对中国既欣赏又同情。传教士来到中国,提供了出色的服务。美国的农业专家来到中国提供多方面的帮助。然而科学的农业对中国的影响仍然微乎其微。

战后的中国不可避免要发生重大变化。因为中国是农业国,所以在农业方面的变化可能意义深远。由于战争的磨难和毁损,中国希望尽可能快地恢复农业,使它勇敢的人民少受苦难。为了有助于这一变化,中国的农业专家和技术人员来到美国接受研究和推广的训练。

杨博士这本书,通过把乡土中国放在它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一个村庄中,提供了乡土中国的生动描述。在读杨博士的书之前,我曾读过许多随手搜罗的有关中国农业的书籍,从这些书中我只能了解中国农业和乡村生活的片断和局部。我认为,杨博士的书是在完全贯通和透彻理解的基础上把中国乡村生活各方面总合起来加以描述的第一本书。

我认为对于解答中国和美国共同关心的问题,没有哪本书比本书更适时了。读过这本书的人会立刻产生这种深刻的印象:中国的乡村文化与我们的文化有巨大差异。我们从实践中知道,不可能把我们的文化移植到亚洲。如果我们理解了中国文化运作的科学基础,我们就能在农业重建工作中给中国更多明智的帮助。在我看来,

杨博士的书将会做出巨大的贡献，它有助于我们在计划和发展更高产、科学的农业过程中提供给中国人可接受的援助，因为它给了我们一把理解中国乡村文化的新的、科学的钥匙。

从另一个角度看，杨博士的书对所有农业领域的工作者都很重要，这是运用文化人类学方法研究农业社区这一新途径的成功范例。^{xvii} 我希望世界各地出现更多这样的研究。这类研究对世界范围内乡村条件的改善意义非常重大。

M·L·威尔逊(M. L. Wilson)

美国农业部推广部主任

华盛顿特区

1945年1月